

BY LIMINGSHENG
REPORTAGE

长篇报告文学

澳 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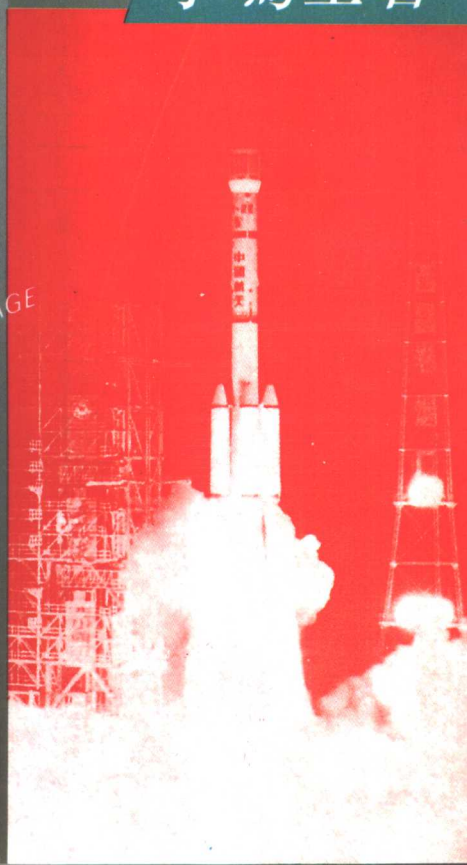
RUN THE RISK OF LAUNCHING
THE AUSSATB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风险发射

李鳴生著

BY LIMINGSHENG
REPORTAGE



旋转的地球
每天
都有新的故事
迷人的天宇
时刻回响着
人类
隆隆挺进的脚步声

作家出版社

澳星

李鳴生 著

风险发射

RUN THE RISK OF LAUNCHING
THE AUSSATB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长篇报告文学

京新登字第186号

澳星风险发射

作者：李鸣生

责任编辑：刘 方

责任校对：李超英

装帧设计：符晓笛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05千

印张：8.375

插页：2

印数：0001—5,000

版次：1993年9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686-7/I·685

定价：6.6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引 言	92年的中国，像在寻找什么.....	1
第一章	火箭点火冒烟，“长二捆”紧急关机。“澳星”危险！火箭危险！发射场危险！尽管“黑色的3·22”已经过去，但人民有权知道，春天那个失败的夜晚.....	7
第二章	三十年前，苏联火箭大爆炸，士兵、将军、元帅和科学家等百余人全部丧生。三十年后，中国发射场烈火熊熊，黄烟滚滚……历史，难道总是惊人的相似？.....	28
第三章	如果这个世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民族始终装聋作哑，不吭不哈，甚至连脾气都懒得发一下，那么，你对这个民族还会抱有什么希望吗？.....	38
第四章	历史吻别了失败，却留下了航天人悲辛的故事：发射场上“最后晚餐”，中国最后一个元帅的遗憾；火箭总师停看武侠小说；总指挥病倒专列上；还有大红枣·小孩子·司令员.....	57
第五章	火箭冒烟。板子该打到谁的屁股上？毫无疑问，当失败不可避免时，失败也是伟大的。	

	但很重要是的，当面对世界时要能真诚地说一声：“我们不当阿Q！”.....	93
第六章	为了牛奶面包，为了开拓市场，专家、教授走出国门，当起了推销火箭的“皮包商”。面对国际发射市场的风险挑战，中国要十八个月造出火箭，美国“大力神”火箭副总师说：“会不会是吃了鸦片？”.....	120
第七章	伟大的寓言从失败开始。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中国被迫在一百天内重造火箭。沉默的研究院再度陷入沉默，只有彻夜燃烧的灯光仿佛在说：告诉上帝，西西弗正在上山的路.....	165
第八章	中美澳三方，再度风险合作。虽然各居东西，彼此拥抱的却是同一个太阳同一轮月亮同一片星空；而“澳星”传递的，更是同一种悲欢同一份焦虑同一个旋转的节奏.....	178
第九章	发射即将开始，中方“浮子”偏偏不见，美方“夹子”突然失踪。“澳星”功臣凯旋回京，车站只有十束鲜花相迎。有人问航天部刘纪原副部长成功后有何感想？一句话：“夹着尾巴做人！”.....	216
第十章	下海！下海！“澳星”引起广告战，发射场变为生意场。“长二捆”又一次点火发射成功，第二颗“澳星”升空四十七秒后爆炸。数亿美元瞬间化为乌有，悲剧再度笼罩大洋两岸上空.....	239
尾 声	告别昨天，寻找新感觉.....	259

引 言

92年的中国，像在寻找什么

旋转的地球，每天都有新的故事。

年轻的今天，天天都在走向昨天。

人类，总有那么多的希望。

人类，一生都在希望。

当国门开启，中国刚刚迈出门槛，便尴尬而窘迫地发现自己面临的是一个没有路标的十字路口。

于是，古老而年轻的中国，又一次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十年改革，为死气沉沉的中国带来了生机，为广大的庶民百姓增添了油米。人们兜里有了钱，缸里有了粮，脸上有了笑。落后正向昨天告别。希望正朝今天招手。

然而，历史像个淘气的孩子，总不喜欢直着走路。

当那个早热的夏季突然降临时，中国在几天时间里，狂热的程度便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接着，一夜间又陡然沉寂到了低谷。

之后，仿佛全中国都进入了认认真真的思考。

再之后，好像全中国又开始了新的寻找。

思考什么？

寻找什么？

只有历史知道。

在那段时间里，整个中国都在沉默之中。但沉默中的中国却在走向成熟。当人们度过一段沉默的岁月后，好像又在盼望着这个世界应该来点什么。

这时，轰动全球的海湾战争爆发了。

于是，人们的目光越过高高的长城，投向战火熊熊的海湾战场。

美国。伊拉克。布什。侯赛因。“爱国者”。“飞毛腿”。还有“七千亿美元”与“沙漠盾牌”。人间天上，陆地海湾，战火纷飞，血肉横溅。

全世界都上了瘾。

全世界都看了个饱。

远在东方的中国老百姓自然也着实兴奋了好一阵子。民族的神经受到了某种刺激，人们的心理得到了某种平衡，那蔫不唧的日子似乎也一下长了精神。

但，事情很快就过去了。

人们刚刚平衡的心理，似乎又在悄悄发生着新的倾斜。

这时，东欧又开始了摇晃动荡。

不久，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夜间纷纷解体。戈尔巴乔夫下台，叶利钦就任俄罗斯总统。飘扬了七十四年的苏联国旗在冷酷的冬夜中悄然降落，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恋恋不舍地走进了历史。

世界震动！

中国震惊！

震惊之余的中国，似乎又开始了更认真的思考，更急切的寻找。

思考什么？

寻找什么？

同样只有历史知道。

……现在，长城之外的故事已经发生了；需要刺激的神经已经刺激了；急于平衡的心理已经平衡了；渴望打破的沉静也已经打破了。

那么，剩下的问题是什么呢？

中国。

中国自身？

再明白不过了。地球的旋转已加快了节奏，时空的概念已有了新的界定，平衡的世界已发生了倾斜，固定不变的观念已开始了动摇，甚至某些时髦的“主义”也锁进了抽屉。世界日新月异。生活五彩缤纷。人心大势所向。历史开始拐弯。“西北风”从大陆刮到了台湾。《国际歌》从地上唱到了天上。甚至扭秧歌的屁股也撅起了迪斯科……

到了这个时候，亲爱的中国哟，你难道还不应该来点什么？

岁月的脚步跨进了一九九二年。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八日，第四十四届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提案，宣布一九九二年为国际空间年。

这是人类首次在全球范围内，用整整一年的时间来庆祝未来空间时代到来的盛事。七月四日的美国国庆日和七月十四日的法国大革命纪念日，都将以国际空间年为主题举行大型庆祝活动。

国际空间年的宗旨是：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共同迎接空间世纪的挑战，使全人类都能从空间科学的新发现和空间技术的实际利用中取得最大效益；

国际空间年的主题是：开发，探险，教育。即进行航天技术研究，探索未知世界，普及空间科技知识；

国际空间年的中心任务是：执行“地球使命”计划，以保护和改善全球生存环境。

中国作为一个航天大国，一开始就积极参与了国际空间年的

有关活动，很早就加入了“国际空间年机构”，并派代表参加了该组织的历次会议。一九九〇年初，经国务院批准，还成立了“国际空间年中国筹备委员会”，名誉主任是宋健。

那么，在这国际空间年里，中国除了参与正常的学术活动之外，是不是应该再来点什么呢？

这时，新华社宣布：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国将在西昌发射“澳星”！

全国各家报纸、电视、广播，很快对此作了报道。中央电视台还将首次向全国和世界进行现场直播。

于是，“澳星”，仿佛成了人们急需狂饮的“兴奋剂”。刚刚走过冬天的中国，一下子便显得活跃、兴奋、青春、希望起来；似乎寻来找去，今天终于找到了一块可以并且能够振奋一下精神的地方。

于是，一双双充满渴望和期盼的目光投向了西昌——渴望自己的祖国来一次新的腾飞，期盼古老的民族来一次耀眼的辉煌——似乎中华民族的命运在此一举，仿佛全中国的希望都系在了打“澳星”的人身上。

而打“澳星”的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默认了这一事实，部分或全部地接受了这一厚望。

悲剧便从这里诞生。

不幸正从这里开始。

据有关部门统计，发射“澳星”那天晚上，至少有六亿中国观众端着饭碗守在电视机前，盯住西昌，盯住“长二捆”！

或许，有人想通过观看发射寻找一点感官的刺激；或许，有人想通过观看发射渲泄一下沉郁的心情；或许，有人想通过观看发射获得一点审美的快感……但大多数人或许是希望从“长二捆”那腾飞的身姿上，去寻找跨越时空的精神，去寻找瞬间永恒的辉煌！

总之，全中国几乎都投入了，而且是真心实意地投入了。

然而，大出所料！“长二捆”紧急关机。“澳星”没有升天。

几亿双面对电视机的眼睛，在那一瞬间定了格。

几亿双捧着饭碗的手，颤抖着送走了那一时刻。

那一时刻，夸张地说，全中国都傻了。

那个夜晚，过分地讲，整个民族都在失眠。

本来，人们对那个春天的夜晚，寄予了再大不过的希望。结果，那个春天的夜晚回报给人们的，却是无尽的遗憾和莫大的懊丧。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似乎受到了某种刺激。火箭子孙的感情好像遭到了一次小小的戏弄。

于是，中国在一夜间又激动了，甚至还多少表现出了一点愤怒。

.....

当然，几天后，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人们该干什么照旧干什么。“黑色的3·22”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昨天，人们的兴奋点开始转入淡漠，时间正无情地冲刷着一切。

然而，仅仅一百天之后，一枚重新研制生产的“长征二号”捆绑式大型运载火箭，又挺立在了西昌卫星发射场！而且，新华社受权宣布：一九九二年八月中旬，中国将在西昌再次发射“澳星”！国务院又一次大胆决定：照样实施现场直播！

于是，人们刚刚平息的情绪又被挑逗起来，急于寻找的目光再一次按捺不住地投向西昌。尽管这目光有些小心翼翼而又难免疑虑重重，却依然深藏着火箭子孙那一腔朴实而又厚重的希望！

那么西昌，你这次让中国和世界看到的，又将是什么呢？

第一章

火箭点火冒烟，“长二捆”紧急关机。
“澳星”危险！火箭危险！发射场危险！尽管“黑色的3·22”已经过去，但人民有权知道，春天那个失败的夜晚

1

西昌又要发射“澳星”了。

打点行装，我匆忙上路。

上路这天正是“八一”建军节，也就是说，离“澳星”再次发射的日子还有十四天。作为军人，赶上这天出发，自然别有一点悲壮的意味。

今年三月，首次发射“澳星”时，我曾去过西昌发射场。十八年前，还是娃娃的我，就在那儿开始了既痛苦又辉煌的军旅人生。当兵本来很苦，在那蛮荒无知的大山沟当兵，就更苦。现在发射塔下那个设在山洞里的“先锋指挥所”，就是当年我和我的战友们用铁镐一镐一镐地挖出来的。

我乘坐的是从北京开往成都的七次特快。一上火车最大的感觉就是热。都说北京今年的夏天比往年热，加上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奥运会已经开始，而西昌将重新发射“澳星”的消息又已公布，因

此，气候热、奥运热和“澳星”热，便全都热到一起了。

车上自然很拥挤。硬座车厢不用说，就连卧铺车厢里，有票的和没票的，有关系的和没关系的，有后门的和没后门的，也全都堆挤在了一起。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忘不了抽烟、喝茶、吃橘子，忘不了吹牛、聊天、侃大山。

话题自然先是巴塞罗那，先是奥运会金牌，然后就是西昌，就是西昌又要发射“澳星”。接下来，由这次重新发射“澳星”，便谈起上次发射“澳星”的失败。

谈到失败，车厢里的人一下来了情绪，长了精神，一张张本来就兴奋的脸便更加兴奋起来。

“哎，听说上次失败后，中国赔款赔惨了！一下就赔了三十多个亿！”

“我的妈呀！这下全国人民又要少长一级工资了。”

“听说上次失败后，航天部的部长被撤了职？”

“哼，我看都该撤！国家拿钱养着他们，关键时刻却拉稀，真是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

“话也不能这么讲，打屁还有闪了腰的时候呢！”

“听说这些人长年住在大山沟里，打卫星还没奖金。上次失败后，专家们都抱头痛哭，不少人好几天吃不下一口饭，也怪可怜的！”

“可怜？火箭一响，黄金万两！听说他们每打一颗卫星，就升一次官，就长一级工资，还有奖金好几千！”

人们对上次的失败发表完种种感慨后，又开始议论这次的发射。而议论的焦点是：这次发射会是成功还是失败？

两个年轻人像是喝了酒，为此越争越厉害。

“我看这次肯定成功！”

“我看这次肯定失败！”

“敢不敢赌？”

“怎么不敢？”

“赌什么？”

“赌一万！”

说着，其中一位竟将一叠厚厚的钞票“叭”地甩在了茶几上。

“别吵了！”旁边一位姑娘突然叫了起来，“烦死了，瞎操心！掉下来才好呢！”

“什么？掉下来！”一位退休老干部模样的人突然站起，勃然大怒，“哼！这次发射要再不成功，我看打‘澳星’的人都该集体自杀！”

这时，有人打开了录音机，车厢里顿时响起一个声嘶力竭的男人的吼叫声：

让我一次爱个够

给你我所有

让我一次爱个够

现在和以后……

歌声中，身旁的两位旅客已用牙启开了啤酒瓶，开始撕开了鸡腿。好像刚才什么也不曾发生。

但，此刻的我，满脑子旋转忧虑的，仍是“澳星”。直到火车隆隆驶进西昌的土地时，我心里还在默默祈祷：

上帝保佑！

2

在西昌发射场，人们议论得最多的话题，你猜是什么？

失败。

无论是在宾馆还是办公室，不管是在机房还是发射场，每当我同人们交谈时，几乎无一不谈到三月二十二日那个失败的夜晚。

而且，从人们的言谈中，从人们的表情上，我分明觉察到，那个夜晚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伤口，仍在暗暗滴血，隐隐作疼。它似一道无形的阴影，笼罩在发射场的上空；像一个看不见的幽灵，潜伏在人们的心底。谁都想排除它，但谁也无法摆脱它，如同一道横空扯响的闪电，纵然稍纵即逝，却已深深融进了夜空。

那个夜晚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其实，那是一个与往常没有什么区别的普普通通的夜晚。

从气象情况来看，自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入冬以后，西昌发射场只是经受了幾次来自北方的冷空气的袭击，人们普遍有一种“今年冬天特别冷”的感觉。也就是说，发射前，发射场区的气候有些异常：气温偏低，降水量偏大。

但是，在“澳星”发射的当天夜晚，没有雷电，没有乌云，没有狂风，没有暴雨。换言之，大自然没有向人类发出任何警示，今晚的发射要出问题。

从发射技术准备情况来看，据发射场有关人士讲，这次发射准备，比以往任何一次发射所付出的代价都要大，参试人员也比任何一次发射都更加辛苦。发射前的几次联试和综合检查，都很顺利。当天各系统设备运行情况，也很正常。而且，作为“长二捆”火箭本身的研制者们，射前在对火箭的整个测试检查过程中，也没发现火箭本身有何问题。就在发射的前几天，我还亲口问过“长二捆”火箭总师王德臣：“这次发射有把握吗？”他笑了笑说：“应该是没问题吧！”

再从当天的现场情况来看，秩序井然，整个发射场区附近的山山岭岭，大路小道，同往常任何一次发射一样，围起了数千名参观的人。不同的只是，这次参观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前几次发射。

随着夜色的降临，数千名参观者拭目以待。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所有的眼睛都毫不怀疑地期待着“长二捆”火箭那辉煌的一瞬。因为西昌发射场已发射了九枚“长征”火箭，每次都是一声令下，火箭大吼一声，便乖乖地上了天。因此，人们心想这次自然也不会例外。

就坐在指挥大厅观礼台上的几百名中外贵宾，脸上大都呈现出疲劳之色。他们是分别乘坐三架专机当天赶到西昌的。一下飞机就吃饭，就参观，就照像，就会谈。他们的眼里除了好奇之外，同样充满着没有怀疑的期盼。

可以肯定地说，几百名贵宾中不会有人去想失败，至少没人愿意这样去想。因为飘洋过海大老远跑来，不就是为了看中国的火箭腾飞那一眼吗？

而离发射场百里之外的西昌“腾云楼”宾馆，庆贺澳星发射成功的晚宴这时已经准备就绪。五粮液、健力宝、椰子汁等饮料均已摆在了桌上。两小时后将在这晚宴上祝贺“澳星”发射成功的讲演稿，也分别装进了美国休斯公司和澳大利亚卫星公司两位代表的腰包。

与此同时，远在北京航天城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也早将鞭炮、锣鼓、秧歌、标语、贺电等，一并安排停当，只待发射架上的“长二捆”火箭凌空一跃。

正忙于全国七届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江泽民和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百忙之中也去了国防科工委指挥大厅；一双双热切的眼睛，这时也正注视着西昌发射场。其渴望“澳星”发射成功的心情，可想而知。

当离点火发射大约还有十分钟时，电视上出现了中央电视台播音员张宏民那张熟悉的面孔。这时的你，如果坐在了电视机前，那么一定同全国六亿观众一样，随着张宏民的讲解，清楚地看到了位于大凉山峡谷中的发射场，看到了指挥控制大厅，看到了各

个观测站。当然，更看到了印有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三面国旗的“长二捆”火箭，以及稳坐于火箭顶上的“澳赛特B”卫星。

那么，这时的你，起初的心情，我相信也一定是想急于欣赏到火箭腾飞一瞬间那幅人世间最壮丽的“风景”，而不会也不愿意去想到其它。

但是，遗憾，当指挥员一声令下，操纵员的指头分明已经掀动了“点火”按钮，火箭却一动不动。片刻之后，你看到的，只是一股从火箭屁股下冒起的棕黄色浓烟。

4

担任当晚“01”发射指挥员的是徐宏亮。

徐宏亮是山东广饶县人，七二年底参军，八〇年毕业于广州华南工学院自动控制系，当年曾同我一起当过“土工兵”。他已连续三次担任“01”发射指挥员。事后他这样讲到：

担任“01”指挥员有一定的风险性，因为他的位置就在发射架下的“先锋指挥所”。要说不怕，每次发射时都有些担心，要说怕，也不怕，因为发射“长二捆”火箭用的毕竟是常规燃料，而常规燃料的危险性要比液氢液氧燃料的危险性小得多。但上次发射前，宣传舆论搞得厉害，每个工作阶段的情况，新闻都要报道，这样搞得我们很紧张，心理压力很大，生怕出一点差错。另外，不知道什么原因，在那段时间里我老做噩梦，每次一梦就是火箭，甚至有一次还梦见火箭刚一起飞，轰地一声就炸了！

那天我们是中午十二点进入的程序。进入程序后一直走得很顺，转入最后八十分钟程序后，也很顺利，直到我下达“点火”口令前，一切状态都显示正常。那天的